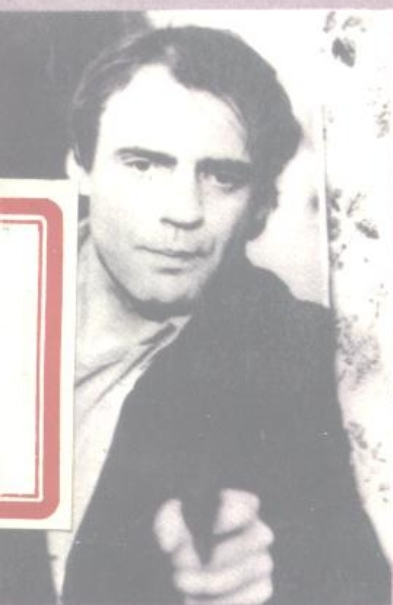


49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 脑中刀

● 白玫瑰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49

脑中刀

白玫瑰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7 北京

Peter Schneider, Reinhard Hauff

Messer im Kopf

Rotbuch Verlag, Berlin, 1979

Michael Verhoeven, Mario Krebs

Die Weisse Rose

Loeper Verlag, Karlsruhe, BRD, 1982

内 容 说 明

本刊收集了两个西德电影剧本。

《脑中刀》用充满悬念的叙事方法，通过一位青年科学家遭受警察迫害的过程，揭露出60年代西德国家安全机构内部的黑暗现状。

《白玫瑰》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统治之下的慕尼黑，一群青年学生组织“白玫瑰”秘密行动小组，印发反对法西斯统治和侵略战争的传单，以致遭到法西斯分子残酷镇压的不朽事迹。影片根据真人真事写成，再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责任编辑：陈宜年

封面设计：张乃萱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49)

脑中刀 白玫瑰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 插页：4 字数：143,000

1987年5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061·499 定价：1.7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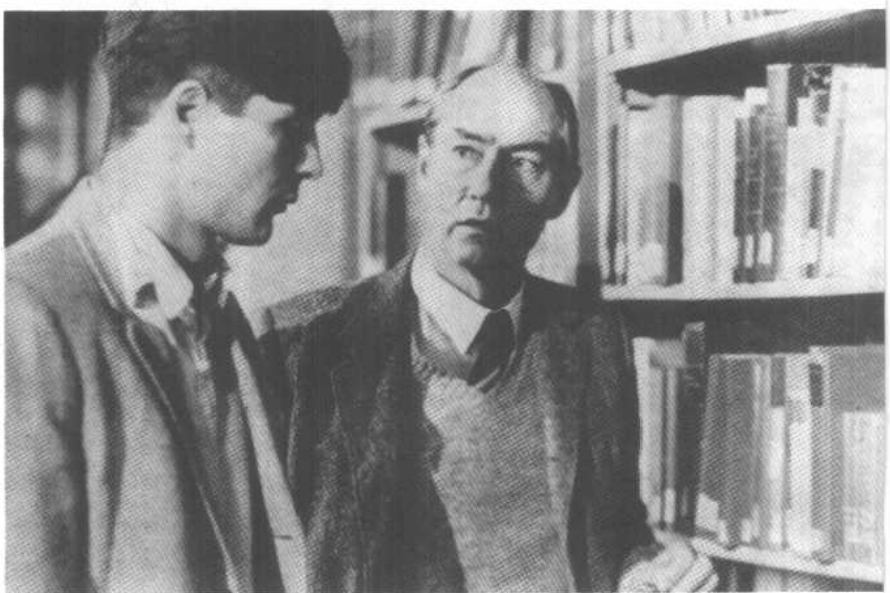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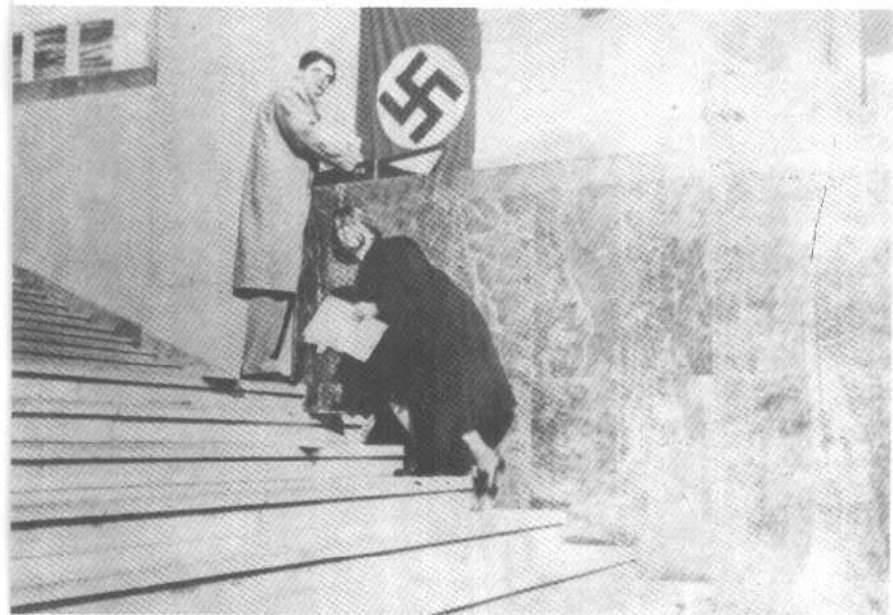
腦中刀





白玫瑰





目 次

脑中刀……………〔西德〕彼得·施奈德 著 (1)
莱因哈德·豪夫
郑再新 郑华汉 译

白玫瑰……………〔西德〕米夏埃尔·费尔霍芬 著 (109)
马利奥·克雷布斯
张兴远 译

霍夫曼的实验室 内景 外景 晚上

霍夫曼独自一人留在实验室里，他关了屋里的灯。大厦里只有几扇窗户还亮着。霍夫曼倚窗站在黑暗中，望着窗外。他一手朝窗框摸去，象是在摸索窗把。窗户是关着的，没有打开；霍夫曼让自动卷窗卷上去一点，随即又让它落了下来。他摘下电话耳机，拨了个号码，但马上又挂上了。霍夫曼开了灯，在写字台前坐下。他在一堆写满数字与各种公式的纸片里翻出一个练习本。他打开本子，用力透纸背的粗大字体在二月二十七日这个日期下面写了一句话：“一个处在我这样位置的美国人是很有可能胡乱朝窗外开枪的。”他合上本子，将它放进一个抽屉里。接着他十分迅速地收拾好工作台，向离心机走去，把两碗营养饮料放到分格架子上，然后离开了实验室。

某新住宅区的街道 外景 晚上

此时此地仍有汽车在行驶。霍夫曼行色匆匆从明亮而阒无人迹的片片商店前走过，不知要到哪里去。蓦地，他

放开步伐跑了起来。在一幢房子门口站着一男一女，他们吃了一惊，忙向霍夫曼跑来的方向望去，看出来人不是跟踪者。霍夫曼愤怒而绝望地一边奔跑一边不停口地说着相同的两句话：

霍夫曼：你说谎，你说谎！你彻头彻尾地撒谎！

远处传来巡逻车的警笛声。

小酒店 内景 晚上

这是一家夜里11时以后客人才满座的小酒店。墙上挂着弃置不用的老式用具，贴着带政治性的招贴、告示之类的东西，它们不是使人想到现在，而是追忆起往昔；酒店后部放着一张台球桌。霍夫曼用搜寻的目光环视着酒店，他一直走到酒店后面去，接着再往前向酒吧间走去，只有一张桌子有人。

霍夫曼仍气喘吁吁，但是因为顾客们来了，他竭力掩饰着自己的激动。他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这不是他甘心情愿要进去的那种酒店。柜台里的女人好象认识他，一直在观察着他，于是霍夫曼向她转过身去。

霍夫曼：安娜来过这儿吗？

柜台里的女人摇摇头，给他倒上一杯意大利葡萄酒。霍夫曼一饮而尽，随即走出了酒店。

公用电话亭 内景 外景 晚上

霍夫曼在电话亭里，拨了一个他很熟悉的号码。过了一会儿，有人和他通话了。

霍夫曼：安娜在吗？我无论如何得和她说话……现在马上……喂。你是安娜吗？我得告诉你，我把一切又作了完全不同的考虑……那是一定的……我来接你。雷打不动。

他挂上耳机，隐没在黑夜中。

雅可比大街上的青年中心 外景 晚上

青年中心设在一间临时工棚里，工棚坐落在原有的草地上，周围是些新的建筑。外面的墙上写着许多标语口号。进入青年中心的通道已被警察和警车封锁了。青年们一个个被警察从房子里生拉硬拽地架了出来，工棚里正在进行搜查。附近那些新建筑物的窗口尽是看热闹的人，就连工棚外面也挤满了人。霍夫曼就在其中。当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被从房子里拖出来并被塞进草绿色囚车的时候，霍夫曼试图要突破封锁进去。他被一名警察抓住了。

霍夫曼：我得进去！

警察根本就不听，尽量把霍夫曼往回推搡。霍夫曼终于成功地脱身了，来到青年中心的入口处。就在与此同时

传来安娜的声音。

安娜：霍夫曼！

安娜和福尔克正被推进一辆警车，安娜向后扭过头来望着工棚。同时福尔克也冲着霍夫曼的背影大叫，然而两人的喊声他都没有听见，他的身影消失在工棚中。从安娜和福尔克的角​​度可以看到正在搜查工棚，听到工棚里的响声。当霍夫曼消失在入口处之后片刻，响了一枪。画面停格。

城里一家医院的手术室 内景 早晨

霍夫曼躺在手术台上，不省人事。主任医生和他的助手正准备做开颅手术。霍夫曼的头被固定在作手术用的器械内。率领三名武装警察的刑事警长朔尔茨出现在门口。主治医生格勒斯克向一名护士摆头示意，在这儿没有朔尔茨的事。护士便将警官们推出了手术室。当主任医生开始动手术时，只听到医疗器械和仪器发出的响声。

急救室 前厅 内景 白天

一名身着便装的警官坐在前厅，安娜和福尔克出示他们的身份证和探视许可证。警官在打电话报告他俩的情况。他一面在等对方的答复，一面在审视他们。安娜用手掠了一下前额，象是不得不将捋耷拉在前额的一缕头发似的。她

靠在福尔克的身上，福尔克挑战地望着警官的目光。警官放上耳机，站起身把福尔克上下搜个遍。他让他俩将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他面前的桌上。福尔克漫不经心地从兜里掏出钱放到桌子上，另外还有一只口琴和一包荷兰香烟。安娜则掏出一个笔记本、一张未付款的罚款单、一把发刷和一张贴着相片的学生月票。警官指着一堆淡绿色的罩衫、塑料帽和套鞋让他们换上。

急救室的走廊 内景 白天

病房里反复传来节奏不规律而尖利的喊叫声。急救室里笼罩着一片忙乱景象。医护人员也都穿着防护罩衫。各个病房的门都敞开着。在走廊当中有个老头坐在轮椅上，他目光呆滞地凝视着安娜和福尔克。安娜探头朝一间病房望去。在一张大床上躺着一个孩子，手臂和鼻子上插着橡皮管，身旁放着木偶玩具。有个护士来推老头的轮椅，安娜转向她。

安：我想看看霍夫曼先生。

护士：请等一等！

护士扶轮椅里的老人站起来。老人一只手在抚摸他那只直发抖的大腿。格勒斯克医生从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里走出来。他用好奇的目光看了安娜好一阵，但是目光里丝毫没有流露出纠缠不休的神色。

格勒斯克：您是他的夫人？

安娜不耐烦地点点头，格勒斯克把一只手插进罩衫里，打量起福尔克来。安娜不准备介绍福尔克。

安娜：我现在可以去看他吗？

格勒斯克：刚才有位女士往这儿打了电话。自称是霍夫曼先生的妻子。我们医生不想牵扯进去。不过有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来探视霍夫曼的女人必须按规矩办事，并且她一定是他信得过的人。您是吗？

安娜：我就是。

格勒斯克：那请来吧。

格勒斯克转身走去，又回过身看看福尔克，福尔克並沒有跟着他。

福尔克：我等着。

福尔克在走廊上找椅子。但是没有找到，他便从一间空房间里搬了一把。他在靠窗户的壁龛前坐下，窗户正对着医院后面的街心花园。他从衣袋里掏出口琴，放到嘴上吹起来。响亮但不吸引人的口琴声和电视监视器的嗡嗡声交织在一起。

霍夫曼的病房 内景 白天

霍夫曼在打点滴，他的头被包扎着。主任医生和日班护士爱米丽亚站在他的床边，门口有个便衣警官。霍夫曼

睁着双眼，深陷的紫色伤痕一直延伸到颅顶。他脸色苍白，神色冷漠。安娜在他床上坐下，尽管爱米丽亚已经给她搬了椅子。安娜向霍夫曼俯下身去。她轻声而温存地呼唤着。

安娜：霍夫曼，是我，安娜啊！

霍夫曼没有反应，仅仅眼睛动了动。

主任医生：霍夫曼夫人，您说话得大声点！

由于安娜没听见，主任医生便示范了一下。

主任医生：您夫人来看您啦，霍夫曼先生！

霍夫曼没有动静。主任医生便轻声地向格勒斯克医生问了个问题，随即又去和霍夫曼说话。

主任医生：您的夫人安娜来了！

这次霍夫曼的嘴唇动了，看样子他好象要说点什么，看得出他是在竭尽全力。突然他大叫起来，声音出人意料的大，尽管发出的声听不清楚。

医生们产生了职业性反应。安娜感到宽慰了些。爱米丽亚又正正椅子，自己坐了上去，警官走近霍夫曼的床。

主任医生：霍夫曼夫人，请您接着说。您现在得留下来了。

由于安娜喊了不顶用，主任医生又主动喊起来。

主任医生：您说下去啊！喂，贝托尔特！

霍夫曼又动了动嘴唇。

霍夫曼：二十八，二十九，八十二……

安娜很着急，身子还没朝主治医生转过来就说话。

安娜：请您喊他霍夫曼！

安娜朝霍夫曼俯下身去：

安娜：你听我说，霍夫曼，你说你听见我说话了！

霍夫曼停止了数数，眼睛直看着安娜，但是看不出来他是否认出了安娜。安娜抓住他的手，手指一点劲也没有，对安娜的抚摸毫无反应。安娜说话声音大起来，她这才明白，霍夫曼只对清晰的信号有反应。

安娜：霍夫曼，跟我说点什么吧，随便什么都成，你说安！

格勒斯克：请您把帽子摘掉！

安娜取掉头上的帽子，霍夫曼蠕动着双唇。安娜试着以另一种语调说下去。

安娜：你认得我吗，霍夫曼，还是不认识了？我是你的小鸭子啊！

霍夫曼的面庞第一次舒展开来，手指也活动起来，轻轻地握住了安娜的手。安娜身边的警官也朝霍夫曼俯下身去，象是要听懂霍夫曼嘴唇发出的每个音节。安娜不知所措，朝他喊起来。

安娜：你让我单独和他呆一会儿，你出去！

格勒斯克愤怒地将警官拖离病床，把他朝门外推。

格勒斯克：这是病房，不是警察所！

霍夫曼的嘴唇动了动，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的

双唇只表现出他希望得到温存。安娜长久地小心翼翼地亲吻着他，显出旁若无人的样子。

急救室走廊 内景 白天

爱米丽亚把霍夫曼病房的门关上，走进护士室。两个护士扶着一个患者上厕所。这个病人很喜欢福尔克吹奏的口琴，他站了片刻倾听着，护士们也随他的便。从护士室里传来电视解说员低沉的声音，音量随即又被调大了。福尔克全神贯注，停止了演奏，向护士室走去。

电视解说员：近日来在雅可比大街发生的事件与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丝毫无关。

福尔克伫立在护士室的半开着的门前，透过窗户看见爱米丽亚在看电视。其他护士围坐在一张桌前喝咖啡。当福尔克用口琴敲窗户时，爱米丽亚并没有发现福尔克；爱米丽亚吃了一惊。福尔克完全推开护士室的门，站到了屋里。

福尔克：我可以进来吗？

爱米丽亚把电视机声音拧小了点，她眼含敌意地打量着福尔克。他朝她做了个歉意的鬼脸。

福尔克：请问……

他用手中的口琴指指放在爱米丽亚面前桌上的报纸。

福尔克：他情况怎么样？脱离危险了吗？